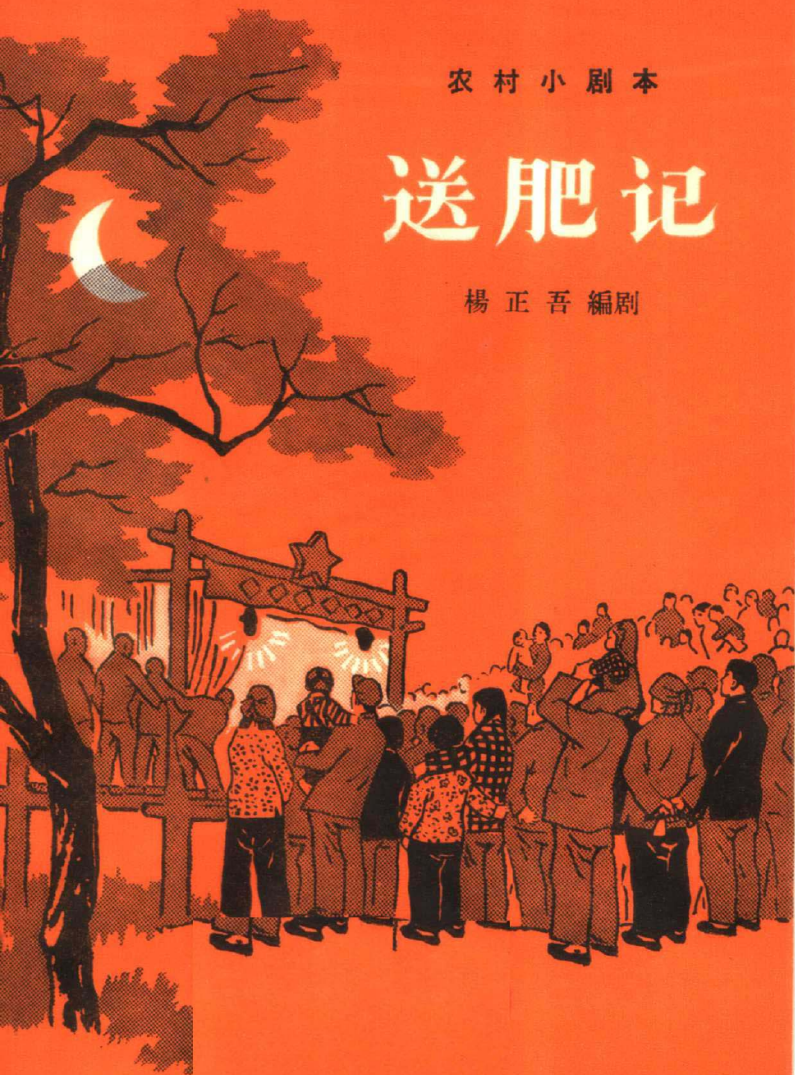


农村小剧本

送肥记

楊正吾編劇



农村读物出版社

广 場 話 劇

送 肥 記

楊 正 吾 編 劇



农 村 讀 物 出 版 社

一 九 六 四 年 · 北 京

送肥记 (广场话剧)

楊正吾編劇

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門内大街 32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 11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960 毫米 $\frac{1}{32}$ · 印张 $\frac{3}{4}$ · 字数 10,000

1964 年 11 月第 1 版 · 196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01—70,000

統一书号: T 10168 · 65

定价: (四) 六分

內容說明

這是一出反映公社社員在處理公私關係問題上兩種思想鬥爭的喜劇。

某生產隊號召社員投肥澆麥，大家都積極響應，個人主義思想嚴重的錢二嫂，偏要把家裡積的肥料送到自留地。她的丈夫錢二哥不同意，但他性格軟弱，害怕把家庭關係鬧翻。夫婦倆正在爭執不下的時候，隊裡有一個外號叫“樣樣管”的趙大媽走來了。她了解了這一情況以後，一面支持錢二哥，要他堅持原則；一面又運用巧妙的方法對錢二嫂進行教育，最後使錢二嫂認識了自己的錯誤，心甘情願地把肥料送到大田去了。

這是一出廣場劇，不用布景，道具只要一條板凳和一担桶，人物只有三個，適合在一般農村條件下演出。

时间：初春时节，拂晓。

地点：苏北某公社。

人物：赵大媽——五十三岁，貧农，又名“样样管”。

錢二嫂——二十八岁，中农，自私心重。

錢二哥——三十岁，中农，老实人。

〔广场上，只有一张小凳子。

〔雄鸡喔喔地叫了，天已破晓。

〔赵大媽兴冲冲地走上。

赵大媽：（对着四周观众）我姓赵，住在紅旗公社八大队第二生产队。我今年五十三岁啦，人家都喊我赵大媽，还有人叫我“样样管”。我这个人呀，就是这个脾气，看到只顾自己、不顾集体的事情，我就是要說，我就是要管！我的家，晓，（向左边指划）就住在这儿。对門呀，（指向右边）是錢二嫂子的家。錢二嫂是个中农。这个人呀，丢下釘耙拿铁鍬，劳动还不错，就是这里（指脑袋）有毛病，自私心重了点。一会儿，她就出来啦，你們大家看看她吧。哎呀，我这个老太婆呀，只顾讲话，可把正事忘了。一大早，我家的儿子同媳妇抬粪下大田澆麦子去了，我要送早飯給他們吃呢。（准备进屋去，

忽然发现一只羊羔在大田里吃麦子) 哎呀, 該打了, 誰家的羊子在大田里吃麦子! 羊子啃麦如火烧, 这还得了啊? 待我把它赶出来! 嚎——嚎——(赶羊子下)

錢二嫂: (扣着衣扣子, 急急地走出門来, 仰望天空) 啊! 天快亮啦! (急向赵家走去) 啊! “样样管”起来啦! …… (她心慌意乱地, 一轉身将場上的小凳子踢倒, 她輕手輕脚地将小凳子拿到一边。一抬头, 看見大田里的赵大媽, 她更急了) 哎呀! 不好! “样样管”在大田里赶羊子呢。(她赶紧轉过身来, 跑到一边, 向自家門里喊道) 小毛爹, 小毛爹——你快来呀!

錢二哥: (脸有难色, 走出門来) 小毛娘, 这件事……

錢二嫂: 嘘——(赶紧阻止錢二哥說話) 小声点! 你看, “样样管”在大田里呢。

錢二哥: 唉, 小毛娘, 你……

錢二嫂: (很不耐煩地) 哎呀, 死人哪, 不要“小猫娘”“小狗娘”的了! 快把粪抬到自留田里去。早飯后, 生产队里就来抬粪下大田啦。(拉錢二哥) 走吧, 走吧。

錢二哥: (哀求似地) 小毛娘, 我家自留田里的粪下得不少啦。現在大田里要粪澆麦子, 大家都把粪往大田里抬, 我們怎能把粪抬到自留田呢?

錢二嫂：你！

錢二哥：小毛娘，我家上大田的任务还未完成呢。

錢二嫂：（她两条眉毛豎起来了）哼！你尽說废话！

快点走吧，如果碰上“样样管”，就抬不成啦。

錢二哥：唉！小毛娘，赵大媽不是經常說嗎：光顾个人，不顾集体，这是个人主义呀……

錢二嫂：（火起来了）哼！好啊，我是个人主义，你是集体主义！好吧，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故意威胁）孩子是你的，你帶了走！从此我們一刀两断！我同你分家！

錢二哥：（有些慌了）哎，哎，你別敲鑼打鼓的好不好？被人家听見了，多难为情呀。

錢二嫂：噢？你也怕难为情呀！好吧，你怕难为情，就听我的！走啊！

錢二哥：（犹豫不决）这……

錢二嫂：什么？你还不走！好啊，我要干的你要稀，叫你打狗你攆鸡。你現在是什么都不听我的啦！走，（拉扯錢二哥）我同你分家！我同你分家！

錢二哥：（現在是束手无策）哎，哎，你让我再考虑考虑。（走到一边）

錢二嫂：哎呀，考虑什么？（追了上去）哎，小毛爹，我們也是搞的集体主义呀。

錢二哥：（被她說得莫名其妙）什么？我們也是搞的

集体主义？

錢二嫂：是呀！你算算看：你一个，我一个，屋里的
小毛毛也算一个。三个人还不算集体嗎？

錢二哥：哎呀呀，这算什么集体呀？

錢二嫂：这是小集体嘛。

錢二哥：唉！这叫“小天地”呀。

錢二嫂：哼！我不管什么大天地小天地的！粪是
我們家裡的，又不是偷来的。再說，种好自留
田也是政府的法令呀。小毛爹，我說呀，今天
我們就抬这一回，下次不抬就是了。

錢二哥：什么，“就抬这一回”？哎呀呀，这句话，
我听你說过几百回了！

錢二嫂：（看見“样样管”来了）哎呀，你这个死人哪！
你看，“样样管”快回来啦！走吧，走吧！

錢二哥：（站着不动）小毛娘……

錢二嫂：（又急又气，摔了錢二哥一下）你到底走是不
走！

錢二哥：（揉着痛处叫了起来）呃哟！

錢二嫂：（下命令似的）快！

〔錢二嫂將錢二哥赶下。一会儿，他們抬一桶
粪走上。〕

錢二嫂：死人哪，快一点呀！

錢二哥：哎，你往哪里抬呀？

錢二嫂：往哪里抬？向右啊！

錢二哥：向右？

錢二嫂：是啊，下自留田哪！

錢二哥：向左吧？

錢二嫂：什么向左？！

錢二哥：下大田呀。

錢二嫂：（跺着脚）向右！向右！

錢二哥：哎，哎，小毛娘，向左吧……（二人爭执起来了）

〔赵大媽就在他們爭执的时候走来了。〕

赵大媽：（对着观众）你們看他們两口子，什么向左向右的！

〔錢二哥看到了赵大媽，感到无趣，猛地从二嫂手中抽出扁担。〕

錢二嫂：（猛不防跌在地上）哎呀，你这个死人哪，你碰上黑刹神啦！……

赵大媽：二嫂子，你們早呀！

錢二嫂：（猛地一惊）呃，赵大媽，你早呀！（从地上爬起）

錢二哥：唉！（提着扁担走进門去）

錢二嫂：（对着观众）哎呀，我怎么又碰上“样样管”啦。（赶快准备脫身）

赵大媽：二嫂子，你的腿跌痛了吧？

錢二嫂：（走不脫了，不得不轉过身来）呃，还好，还好。

赵大媽：怎么啦，两口子吵架了嗎？

錢二嫂：唉！大媽哎，“馬尾穿豆腐——不能提啦”！我家那个“沒出息的”，見人說不出三句話，襁子压不出一个屁来；十个指头不分丫，什么事情也不会做。你看，这家里家外，灶上灶下，都靠我这两只手啊……

赵大媽：（不同意二嫂对二哥的評價）二嫂子，你說錯啦。老二他割麦象只虎，耕田象条龙，生产上还是一把好手呢。

錢二嫂：（阿諛地）咳，那有你赵大媽修来的福气；儿子和媳妇都是生产能手，都是队里的积极分子，哪个不夸，哪个不贊歎。

赵大媽：二嫂子，“芦柴成把硬，独木不成林”，大家积极起来，才能搞好生产呢。

錢二嫂：是啊，是啊，（忽然想起这一桶粪来了。对着观众）哎呀，我同她嚙嗦什么！

赵大媽：（对着观众）她家这一桶粪抬到哪里去呀？

錢二嫂：（对着观众）对，让我来把她哄走！

赵大媽：（对着观众）嗯，让我来問問她。

錢二嫂：（故作惊慌）哎呀，赵大媽，不好了！

赵大媽：（一惊）什么事呀？

錢二嫂：你看，你看！（指向大田）你們家的芦花鸡下了大田啦！

赵大媽：（搭着凉棚了望）在哪里呀？

錢二嫂：曉，不是在那邊大田里嗎？

趙大媽：（信以為真）咳！這些瘟雞子，真該死！我去把它抓回來！（急急地跑下）

錢二嫂：（看着大媽走了，捫着嘴笑了起來。趕緊轉身向門里喊道）小毛爹，小毛爹——

錢二哥：（提着扁担走上）小毛娘，我看呀……

錢二嫂：（面孔一沉）你看什麼呀！你看，“樣樣管”被我哄走啦。快來抬糞呀！

錢二哥：唉，小毛娘，我看呀，還是拍下大田吧。

錢二嫂：（火了）什麼？還是下大田！（奪過錢二哥手裡的扁担）呸！你一點立場都沒有！（正準備抬糞）

〔趙大媽空著手又走回來了。〕

錢二嫂：（趕緊抽出扁担，拉二哥到一邊）你看“樣樣管”又來啦。“逢人只說三分話”，你如果露出馬腳來，哼！你休想好日子過！

〔趙大媽走上。〕

錢二嫂：（故意地迎上去）趙大媽，你家的雞抓到了嗎？

趙大媽：二嫂子，你看錯了，我家的幾只雞呀，都在房子後面吃食呢。（話頭一轉，又轉到這桶糞上來了）哎，老二啊，這一桶糞是下大田的么？

錢二哥：（吞吞吐吐地）這……

錢二嫂：（深怕二哥露了馬腳，趕緊插了上去）哎呀，我

的老祖宗呀！現在，大家的集体思想加强了，先公后私嘛，当然是下大田的嘍。（轉身对錢二哥說）你嘴上貼封条啦？你就不能說：“下大田的，下大田的”。

錢二哥：昧良心的話，我說不出口！

〔錢二嫂因为在赵大媽面前，不好发作，狠狠瞪了二哥一眼。

赵大媽：（对着观众）咳，她是三斤重的鴨子，二斤半的嘴。我看呀，二嫂她不会进步得这样快。让我来試探試探她一下。（走向二嫂）二嫂子，你进步得真快呀，我們队里又多了一个积极分子啦。我馬上写一张大字报貼上墙，表揚表揚你。

錢二嫂：（非常尷尬）这……大媽哎，这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

錢二哥：（对着观众）哎呀哇，这不是表揚，这是批評呀！

赵大媽：老二呀，“季节不等人”，現在大田里等着肥料用，还不快点把糞抬下大田啊？

錢二哥：（好象身上添了一点力气）噢。（兴冲冲地走到糞桶旁边，准备取桶上的繩子）

錢二嫂：（急坏了，向二哥瞪一瞪眼睛，用力将扁担向地上一戳）哼！

〔錢二哥見此光景，赶紧縮回手来。

赵大媽：（都看在眼里了）老二，怎么啦？难道这桶粪不是下大田的嗎？

錢二嫂：（赶紧上前遮盖）是的，是的，是下大田的。

赵大媽：（对着观众）我看呀，这桶粪上有鬼呢！八成不是下大田的。让我来試探試探。

錢二嫂：（走向錢二哥）你这个死人哪！鍋面上的飯你能吃，人面前的話，你就不能說嗎？

赵大媽：二嫂子，你看，东方太阳露出头来了。走，我們一道下大田吧。

錢二嫂：（故意推托）大媽哎，我們走得慢呀，你先走一步吧。

赵大媽：哎，二嫂子，你不知道你大媽是老花眼嗎？上桥下桥，还要人照顾呢！走，我們还是一道走吧。

錢二嫂：（对着观众）哎呀，坏啦，螞蝗咬住腿，她盯着不放啦。（眼睛珠子一轉）嗯。（忽地叫起来）哎呀，大媽，你听，我家的毛毛哭啦，我要喂奶去了。（提着扁担，头也不回，走进門去了）

赵大媽：（对着观众）你們看，她哪里是喂奶的，一定是要的花样經呀。哼！二嫂子这种思想，我大媽不能不管哪！对，我先来做做她男人的工作。（轉向錢二哥）老二，你怎么半天不說話的？

錢二哥：（非常无趣，嘴里吱唔着）大媽，我，我头疼。

赵大妈：（对着观众）嘿嘿，我看呀，他不是头痛，他是怕——老——婆！（转向钱二哥）我说老二，你不是头疼，你是怕老婆！

钱二哥：（一怔）这……（没有话说了）

赵大妈：老二，家里的小事情，可以让她三分；如果是队里的事情，就要一是一，二是二，一絲一毫也不能马虎！个人力量小，集体是个宝。集体富裕了，个人才有好日子过啊。

钱二哥：是啊！……

赵大妈：老二，集体思想是正气，个人主义是邪气。“一正压三邪”，你怕什么？该当家的，还要当家，该作主的，还要作主呀。

钱二哥：这……

赵大妈：老二，你说老实话，这桶粪是下大田的吗？

钱二哥：唉，都是她（指二嫂）的鬼主意！

赵大妈：老二，别愁眉苦脸的，大妈我晓得你的难处。我看哪，你该闹闹家庭革命才行哪！

钱二哥：这……唉……（勇气不足）

赵大妈：别唉声叹气的。有理天下走，无理蹲在灶门口。你怕什么？大妈替你撑腰！

〔钱二嫂蹑手蹑脚地走出门来，看到赵大妈还未走开，她怔住了。〕

钱二嫂：（对着观众）哎呀，她怎么还未走啊！（打算

把二哥支配开去)哎,小毛爹,你一板正經地坐在那里做什么的?(二哥低头未理)唉!你沒有长眼睛嗎?你看,太阳多高的了,該煮早飯啦。(二哥仍沒有作声,她火起来了)哎,你怎么不說話的!現在是男女平等呀,你別老叫我烧呀煮呀!煮早飯去吧!走啊,你走呀!(拉錢二哥)

錢二哥:(望了赵大媽一眼,胆子有点壮了)我不去!我要抬粪下大田呢。

赵大媽:(对着观众)你們看,他胆子有点壮了。

錢二嫂:(想不到二哥敢反抗)啊!(对观众)哎呀,这个死鬼,說話滑了边啦。(轉身对二哥)什么?你,你不去?

錢二哥:嗯,我不去!

錢二嫂:(气向上撞,也顧不得赵大媽在面前了)哼!好哇!你現在是越来越不象話啦!你是什么都不听我的啦!哼!我跟你分家,我跟你分家……(拉扯二哥)

錢二哥:(猛地站了起来,紧一紧腰帶)好,分家就分家!(拉二嫂手臂)走!分家去!

錢二嫂:(好象被砸了一記榔头)这?(向大媽求救了)
大媽,你看,你看,他吃下瘋人肉啦……

赵大媽:(上前将二人分开)老二,你这做什么的?

錢二哥:我要革她的命!

赵大媽：咳，这个孩子！我叫你鬧家庭革命，是革她的旧思想呀！哪个叫你同她鬧分家的？去，去吧，听大媽的話，煮早飯去吧。

錢二哥：（看了二嫂一眼）哼！（进門）

赵大媽：（对着观众）让我再来做做她的工作。

錢二嫂：（对着观众）一定是这个老鬼吹风点火的！

赵大媽：二嫂子，別生气了。来来来，我帮你把这桶糞抬到大田里去吧。

錢二嫂：（还是找出事来推諉）唉，赵大媽，常言道：人是铁，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等我吃了早飯，再下大田吧。

赵大媽：二嫂子說得对呀，俗話說：跨一条圩沟还要吃三碗飯呢……

錢二嫂：（自以为理直气壯）是的嘛，現在別說是吃三碗了，就是吃一碗，我就能下大田去了。

赵大媽：真的？

錢二嫂：我如果說謊，就叫我烂舌头。

赵大媽：好啊！二嫂子，你在这里坐一坐，我家的早飯烧好了，我給拿去。（进門）

錢二嫂：这？哎呀，倒霉啦，我是蚕宝宝上山，自己把自己捆住啦！（眼珠又一轉）嗯，我就来吃她的，我叫她偷鸡不着，蝕了一把米！

〔赵大媽提一飯籃，端一碗粥走上。〕

赵大媽：二嫂子，早飯来啦，你吃吧。

錢二嫂：（故意客套）哎呀，大媽，无功不受祿，你叫我怎么好意思吃呢……

赵大媽：別客气啦，吃饱了，好下大田哪。

錢二嫂：（接过碗来）嘻嘻，那我就謝謝你啦。（吃粥，对观众）哼！我才不客气呢！

〔錢二哥走出門来。〕

錢二哥：哎，哎，哎，你怎么吃大媽家的粥呢？

錢二嫂：（一肚子火气无处发作，現在有机会发作了）哼！真是：“狗捉老鼠，多管閑事！”这是赵大媽給我吃的，你管不了！你管不了！你管不了！

錢二哥：（也火了）哼！我今天就要管！你把碗丢下来……（奔上前去搶碗）

赵大媽：（拦阻錢二哥）老二！

錢二嫂：（惊讶地对着观众）哎呀，他今天怎么啦？

錢二哥：哼！这叫“一正压三邪”！我不怕你了！

錢二嫂：（奔向錢二哥）你这个死人哪……

赵大媽：（解劝地）哎，哎，二嫂子，別吵啦，干活要紧啦。你看，大家都下大田澆麦去啦。来来来，再吃一碗吧。

錢二嫂：（再吃下去就无趣了）大媽，我不吃了，謝謝你啊。

赵大媽：你不吃啦？那就抬粪下大田吧。

錢二嫂：这？（无話可說了，忽然又有坏主意来了）大